

日蝕

平野啓一郎
鹿玉 譯

日蝕

日蝕

平野啓一郎／著

鹿 玉／譯

日蝕 (日蝕)

作者／平野啟一郎

譯者／鹿玉

審定／蕭宏恩

發行人／張寶琴

總編輯／許悔之

執行副總編輯／鄭栗兒

執行編輯／張清志 蔡逸君

編輯／郭慧玲

美術副總編輯／周玉卿

美術編輯／戴榮芝

校對／鹿玉 張清志

法律顧問／理律法律事務所

陳長文律師、蔣大中律師

出版者／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

電話／(02)27666759・27634300轉5107

傳真／(02)27491208 (編輯部)、27567914 (業務部)

郵撥帳號／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

網址／<http://unitas.udngroup.com.tw>

E-mail:unitas@ms4.hinet.net

印刷廠／采泥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總經銷／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地址／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

電話／(02)26422629

版權所有・翻版必究

出版日期／2003年3月 初版

2003年4月10號 初版二刷

定價／200元

日蝕

日蝕

平野啓一郎／著

鹿 玉／譯

NISSHOKU by HIRANO Keiichiro

Copyright © 1998 by HIRANO Keiichiro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, Tokyo

Chinese (in complex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HIRANO Keiichiro, Japan
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/ ORION and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3 by Unitas Publishing Co.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【導讀】

三島由紀夫再世？

鹿玉

——平野啟一郎印象

根據日本甚具公信力的讀書情報誌《達芬奇》，日本讀書界二〇〇〇年十大明星書單，包含了本地讀者熟知的乙武洋匡《五體不滿足》，天童荒太《永遠的仔》，村上春樹《人造衛星情人》，以及平野啟一郎的《日蝕》；十大文學界新聞，首要為柳美里作品影射訴訟案，次之是文壇大老江藤淳自殺，第三則是平野啟一郎以《日蝕》獲芥川賞。

平野啟一郎，一個陌生而普通的名字，連著入選兩項名單，實非常見之事。箇中關鍵原因莫過於《日蝕》面世之驚奇，以及平野啟一郎的年紀。《日蝕》一九九八年一月初刊《新潮》雜誌，彼時平野年方二十三，還在京都大學法學部唸

書。因此，當一九九九年春，第一二〇回芥川賞名單公布《日蝕》獲獎之際，平野打破了一九七六年村上龍以二十四歲拿下芥川獎的最年少紀錄。他的學生身分獲獎，也使他得以與芥川賞創辦至今寥寥五位學生受獎人，如當代政治明星石原慎太郎、諾貝爾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等人相提並論。

再談所謂面世之驚奇。當平野啟一郎把長達兩百多頁原稿的《日蝕》投寄給日本文學界重要刊物《新潮》的時候，他絕對是個沒沒無名的新人，沒有任何文學界背景。但《新潮》總編輯前田速夫在看過稿子之後，不僅決定刊登《日蝕》，且打破用稿慣例，給予最搶眼的卷頭位置。這一篇用語艱澀、題材怪異的作品就這樣登場於日本讀書界，前田速夫更不客氣地為平野加上了「三島由紀夫再世」的按語。

姑且不論後來的芥川賞，是不是進一步證明了前田速夫的慧眼獨具，但一句「三島由紀夫再世」委實令日本讀書界大為激動。贈獎典禮上，人們見到了這位年少的芥川賞得主，一頭染得過火的金髮，耳環，香水，時下內向作酷的態度，簡短到讓人覺得不甚禮貌的致詞，種種不合慣例的舉止，強化了他與三島由紀夫、或歌壇早夭樂手尾崎豐等悲劇才子之間的印象關聯。這些類比在在使平野及

其獲獎成為話題，拜此之賜，《日蝕》迅速暢銷，韓文版、法文版也都陸續出版。

翻開《日蝕》作品本身，十五世紀中葉，一名年輕神學僧尼古拉，為尋求傳說中關於占星術、魔術和煉金術的古老抄本，徒步行旅，在途中結識一位神秘的煉金術師，與之對話往來……。這樣一個以西方中世紀宗教秩序崩壞時代為背景的故事，不僅與作者平野的時髦印象大為衝突，且論理往往一發不可收拾，表現於文體，即是大段大段的抽象思索，夾雜宗教史籍，多用冷僻漢語，文句濃重，一般讀者不免窒礙難行。不過，多數評者因為考量故事主題，諒解了《日蝕》的文體表現。

回到故事來說明。十五世紀中葉，正是瘟疫橫行、異端哲學氾濫的黑暗時代結束前夜。年輕的尼古拉一方面是個極端虔誠的聖道明教士，一方面對當時的異端審問制度失去信心，他以為，要完全將某種思想予以否定消滅畢竟是不可能的，唯有了解異端哲學本身，梳理矯正使其哲學安置從屬於吾人所信仰的正統教義之下，才是根本之道。——這樣的想法，固然出於對教義力量的真誠信仰，同時也隱藏著對知識力量的信服與渴慕，這正是歷來掌握知識權力之人難免為知識

犯罪的誘因。

煉金術師的出現突顯了誘惑。煉金術自希臘文明流轉到中世紀，除了是煙霧繚繞的化學試驗之外，更是神祕主義的象徵。他們相信，物質世界的所有形態皆由水、土、火、空氣，四種基本元素根據不同比例所構成，因此，只要施加外部的影響與催化，泥土亦可變成黃金。在當權教會眼中，這類說法與行徑當然是對造物者的僭越與褻瀆，是魔鬼的藝術。神學僧尼古拉與煉金術師的交往，不得不小心戒慎，宛如行走在知識慾望與宗教律義之間的危顛地帶，稍一偏差，若非煉金術師成為不折不扣的異端，即是尼古拉的信仰瞬間成為一場欺妄。

主人翁尼古拉本想跋涉到佛羅倫斯去對異端哲學作更深的理解，但途中一名煉金術師的人格與知識，就已經使他思緒大亂，更別說當他眼見煉金術師在秘密山洞裡對著一個奇怪生物行禮如儀、虔誠愛撫之際，心靈是如何驚駭恐懼了。這個被囚禁在石壁裡，同時具有兩性性徵，「看起來既不是男性，也不是女性，也可以說，既是男性，又是女性」的生物，到底該不該稱之為「人」呢？這個問題本身就語帶玄機，同時埋伏著各種回答的可能。從煉金術的基本假設——物質悉由大地之母所養育，是活的、可成長的生命體，人類若能摸索得知大地之母養育

金屬的方法，便可依法製造之——來說，這道行高深的煉金術師搞不好真的創造、養了一個兼容雌雄兩體的怪異生物，不過，善於聯想的讀者，當然可以此象徵來質疑宗教的創世紀，或讀出全書欲言又止的性別情慾暗示，但無論如何，這忽然現身的雌雄同體者，似乎將小說前半部針對信仰的懷疑、渴求，以及世間相對的墮落、腐敗，予以形象化了；這說不清是生物還是鬼怪，分不清是美麗還是醜陋、是神聖還是褻瀆的生物，將尼古拉心內的曖昧與矛盾，拉扯得過分赤裸、過分肉慾了。

疾病開始蔓延，怪象謠言四起，這是碰觸禁忌與秘密的代價。但最終為村人舉發，也同時為村人犧牲的，不是神學僧尼古拉，也不是被孤立懷疑的煉金術師，而是絕非尋常的雌雄同體者。作為標題的日蝕，即出現在這被審判為邪惡異端的雌雄同體者被焚燒之際。前一刻還無事照耀的太陽，在熾熱的火焰痛苦之中，慢慢地被黑影侵蝕蓋過，成了一顆黑色的太陽，日蝕，對中世紀的人來說，這事絕對妖怪。

我凝視火焰彼端這具肉體。凝視這令人懷念的肉體。我們每一個人都各自

穿越了騰騰的熱氣，從每個方向凝視這具肉體。聞見了瀰漫四處的氣味，聽見燒不盡的聲響。瘋狂地愛撫吧。我想要回歸到那裡去。不知什麼時候，熱氣開始侵襲我，我感覺到自己正在觀看也被觀看著，感覺自己身上正在散發氣味，肌膚劈哩啪啦地燃燒起來。肉體綻裂，又再一次結合。我正被處以火刑。在痛苦中喘息，在快樂中陶醉。我是個僧侶，也是個異端。我是男，我是女。我是雌雄同體者，雌雄同體者就是我。猩紅光芒滿天。火柱燒抵天際。亮光遍照世界，顯現了所有超越質料的形相，證明了物質的眞確存有。此時世界多麼美麗，多麼深具活力深具光彩！

當心神羸弱的中世紀群衆因為異象而尖叫、禱告、昏厥的時候，神學僧尼古拉在雌雄同體者的犧牲中感受到了這樣的痛苦與快樂，之前他與煉金術師，他與他所相信的上帝，以及他與他自己的純心，所反覆拉鋸的異端與正統、聖與賤、靈與肉等二元對立概念，在這一刻，似乎隨著雌雄同體者的命運，同時在火焰中被焚燒了，昇華了。《日蝕》想要表達的主題在這裡明白燒亮出來，不過，這之前關於宗教論辯、煉金術操作、黑死病、村民怪譚、異端審判等廣博的史料知

識，艱澀奇譎的敘述，可讓讀者費了不少力氣。

平野本人在許多場合提到對前輩作家森鷗外的敬慕，也不諱言《日蝕》的寫作風格，相當程度「參考了森鷗外的史傳文章」。這裡所謂史傳文章，可以森鷗外晚年所寫，或芥川龍之介諸多膾炙人口的作品為例，其重點與其是再現歷史，毋寧是利用歷史背景，來間接表述自己的意旨，特別是與創作當下時空格格不入的意念；從歷史借一段複雜、離奇的時期或事件，以緩和格格不入的衝突感覺，作者在乎的不是要為歷史事件作什麼充實或澄清，而是在那種特殊的氛圍下，他可說些什麼，說到什麼地步。《日蝕》選擇了西方文明從宗教威權進入個人啟蒙的重要轉換期，借一個神學僧對知識的慾望，對一套大而黑暗的秩序所做的質疑與抵抗，所要轉述的或許即是一個活在二十世紀末、把《森鷗外全集》給讀個爛熟，對中世紀思想史、希臘思想史、宗教史充滿興趣的少年所積累之「與年齡不相符、過時且怪異」的玄想與憂慮。

再者，平野開筆寫作《日蝕》的時間是一九九六年，彼時，因為東京地下鐵毒氣事件所暴露出來的真理教集團問題，正尖銳傷害了日本社會，人們不得不重新思索所謂宗教異端的問題，也不得不對知識分子的宗教性起了猜疑。每天出現

在媒體上，振振有詞要經由藥物或儀式，將人之精神與力量提升到更高層次的真理教成員，多半是學歷亮眼、思緒敏銳清晰的年輕知識分子，而社會各角落，包括平野所在的京都大學，也都還存在許多初心不改的真理教團員。他們是一群當代的煉金術師？還是一群盲信者？這絕不該是個以三言兩語來定罪的問題。

《日蝕》以古寫今，十分曲折地觸到了日本社會的困惑與傷口，芥川賞評審委員認為它「雖描述古代的歐洲，但卻能夠得到現代人的理解與共鳴」，因或在此。其中日野啟三、池澤夏樹進而稱讚《日蝕》是「超乎二十三歲，活用正確知識，立意甚佳的觀念性作品，擴展了日本小說的地平線」。至於負面意見，則批評平野以冷僻題材為噱頭，旁徵博引有吊書袋之嫌，後半部雌雄同體者遭受焚刑，陽具勃起等象徵描寫，失之荒謬，降為通俗怪奇小說層次。以一本《作家的價值》，敢言直行，令人印象深刻的文評家福田和也，對《日蝕》打的分數就不高，屬「大抵可稱之為小說」的水準。作品本身評價不一，議論紛紛，說來可能也是平野啟一郎以《日蝕》獲芥川賞一事之所以成為年度文學新聞的原因之一吧。

《日蝕》登上《新潮》之後，平野啟一郎接著發表了《一月物語》，時空由

中世紀歐洲一轉來到日本明治三十（一八九七）年，所謂「文明開化」最積極的時代，西方「近代」概念源源湧入，一神經衰弱的年輕詩人，漫無目標在山裡旅行，被各色人物、走獸誘惑而脫離現實，跌入時空混亂的夢境與神遊，全書氣氛妖嬈美麗，以擬古文體寫自然，難解漢字比《日蝕》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九九年後半埋首寫作《葬送》，以十九世紀中葉，音樂家蕭邦與作家喬治桑的戀情糾葛為中心，描寫二月革命前後的巴黎文藝界，以及政治制度、社會階層以及經濟行為皆處在劇烈變化中的歐洲日常生活。論完稿厚度與寫作時間，上下兩冊的《葬送》頗具重量，但在文體用字方面，倒十分流暢明白，貼合時空的戀愛與心理描寫，讀來有種翻譯小說的調性。

平野把《日蝕》、《一月物語》、《葬送》綜觀為三部曲形式，皆以歷史劇烈變化、新舊觀念消長的時空為焦點。《日蝕》發生於宗教秩序崩壞，人類試圖自我啟蒙的開端，天地為之一變。《一月物語》講的是東方關於近代化的種種幻想。《葬送》則直接去到西方「近代化」的現場，看個人如何進入「近代生活」，如何成為近代「社會」組織的一個零件，一個孤獨的碎片。這些對過去劇烈變化的時空所作的肉眼觀察，或有助於我們看清身處當下，也正是另一個信仰

崩潰，新的生活型態即將形成的關鍵時代。

在芥川賞的贈獎典禮上，平野說：「我並不認為（《日蝕》）這種性格的作品能成為文壇的主流，但它能獲得芥川賞使其有了意義。」以後續作品《一月物語》、《葬送》的反應來看，平野的確卸下了《日蝕》暢銷四十萬冊的閃亮光環，不過，其寫作的「高志向」（芥川賞評審委員語）與高產量，畢竟是這一代年輕寫手少見的。目前已從大學畢業的平野啟一郎，是否會如大江健三郎、村上龍走出一條專業作家的道路，是否不辱「三島由紀夫再世」之名，持續保持創作的激情與獨斷，眼前都還難說，因為長跑才正要開始，希望芥川賞所給予他的「意義」，可以讓他化靈為糧，高耐度的寫下去。

在譯文方面，本書盡可能保留了原文的繁冗僻字，不過，考慮到閱讀理解的底限，有許多地方，也不得不做了些倒裝調整與斷句修飾，希望不至於折損原文魅力。又，冒著畫蛇添足的風險，中文版為人名、典故、術語，增附原文，加上有限註解，以利辨識；這方面要特別感謝輔仁大學蕭宏恩教授的專業審訂。最後，將平野啟一郎個人網頁（<http://www.k-hirano.com/>）附上，除了可瀏覽最新的著作資訊與參考評論之外，讀者或有興趣瞧瞧這位不吝打扮的作家風采。